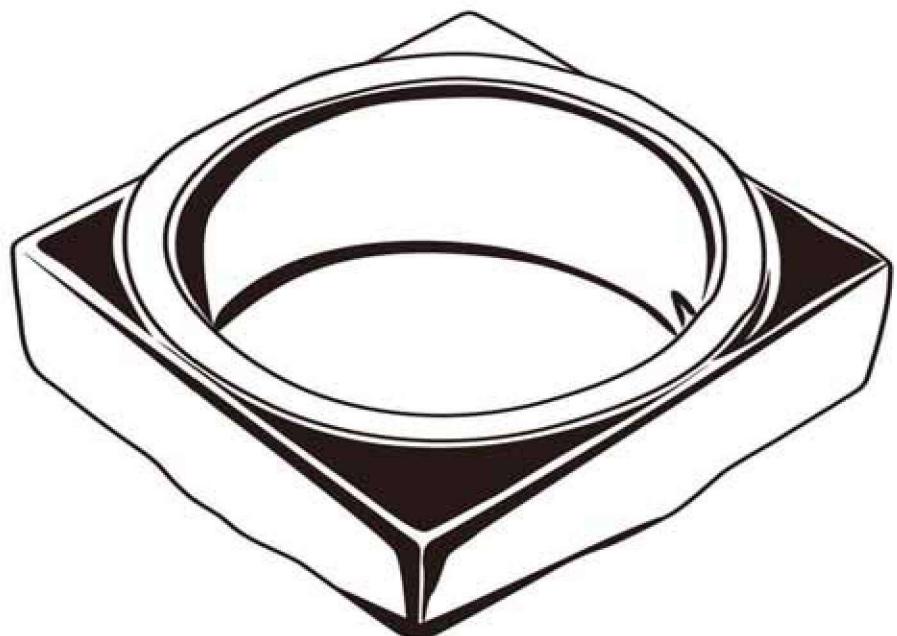


# 齐家玉魂

马鸿儒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亦家玉魂

馬鴻儒

马鸿儒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齐家玉魂 / 马鸿儒著. --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226-04813-9

I . ①齐… II . 马… III . ①玉器—收藏—中国—图  
集 IV . ①G894-64

中国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62649号

出版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马 强  
装帧设计：马鸿儒

齐家玉魂  
马鸿儒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甘肃鑫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张29.5 插页4 字数433千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226-04813-9 定价：580.00元

## 作者简介

**马鸿儒** 1971年生于甘肃省临夏市，回族，经名达吾德。1990年入古玩店做学徒三年，从事古玩行业至今。学习研究齐家文化二十余年，收藏有数量可观的齐家文化玉器和玉料以及铜器、石器、骨角器、贝饰、陶器等，藏品能够较全面地展示齐家文化面貌。



# 《齐家玉魂》编辑小组

总策划：杨江南

成 员：穆罕默德·武生 优素福·马宏达 杜 维

摄 影：庞 雷

题 字：马西园

装 帧：马鸿儒



# 序一

## 找寻齐家文化玉器的“底牌”

叶舒宪<sup>①</sup>

2015年4月，我第一次见到马鸿儒，是平生第五次来临夏，第十五次来甘肃。这也是2014年启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以来的第四次寻玉之旅。4月28日这一天，考察团从广河到临夏，先在临夏州博物馆应马颖馆长之邀，上手鉴定该馆珍藏的13件齐家文化玉器精品，其中大部分为20世纪70年代在积石山县新庄坪遗址的采集品。晚餐席间，大家依然兴奋不已地回味着下午见到的齐家玉器，玉璋、有领玉璧和白玉琮等，都是迄今的齐家文化考古报告中所未曾见到过的器型。饭后，考察团一行拜访鸿儒家，在灯光下观赏他的个人收藏品，堪称琳琅满目，精彩纷呈。这一天，对我们每一个人在鉴赏齐家文化玉器的人生阅历中，都获得了最丰富的一次精神享受。似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飘飘然之感。

国人爱玉，自古就不乏如痴如醉之人，很早就形成了一道中国文化特有的人文风景。清代的玉痴以乾隆皇帝为代表，他平生写出的4万余首诗中咏玉题玉之诗达800首之多，早应有人替他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二百年欧风美雨的“西化”洗礼，如今青年人大多痴迷于网络、微信等新技术，国内还有多少符合传统的爱玉如命的虔诚者，谁也说不清楚。我只能说马鸿儒是我结识的第N个玉友。能够把玉器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这是玉友中常见的人生态度。在这一份文化虔诚之中，多少能够分辨出对本土古老文化的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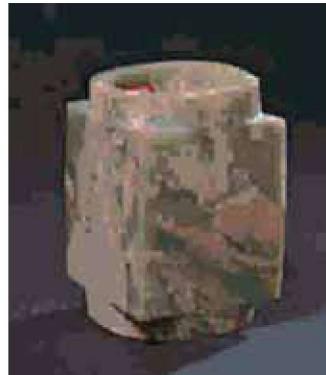


图1 齐家文化玉琮  
静宁县博物馆藏

①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和类似宗教崇拜的情感因素。

在人际交往方面，国人自古就讲究缘分。在古玩行里也有句生意经，叫“玉卖有缘人”。收藏界常挂在嘴边的格言是“地不爱宝”。东亚地区有8000年的玉文化传承，埋于黄土之下的古玉不计其数。几千年前先民留下来的美玉，经过古玩界的流通转手，一般较好的归属是汇聚到有经验的收藏家手里。一件古玉精品的最终归属，七分靠个人的喜好、眼力、经验和财力，三分要靠机遇和人脉。

我因为自2005年以来到兰州大学兼任萃英讲席教授一职，开始对西北大地上的史前文化产生浓厚的探索兴趣。不仅陆续在各地结识一批文博和考古学者，还在全国的古玩市场结识了一大批古玩商和民间收藏家、古玉爱好者。自己也不经意地成为一名业余的古玉收藏者，并且乐此不疲。2008年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贵阳，贵州民族学院）上，特邀学者、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张敬国先生发表报告，讲述5300年前的安徽凌家滩文化玉器的发掘情况。在会上我甚至向与会的青年学者们发出公开号召：华夏的古玉文化是一套类似语言文字又先于文字的文化符号，大家要像学习一门外语那样下功夫学好这门中国文化的“内语”。我的号召对多数不懂玉的人来说，好像是一位玉痴的痴人呓语吧。2012年起，我兼任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的学术顾问。2014年，上海交通大学和人民出版社策划了一套《教授自选集丛书》，我

也有一本自选集入列，我给自己选编的文集起名叫《五十而学玉》。我想效法孔圣人五十而学易，韦编三绝，想通过大量传世的和新出土的古玉，去窥测汉字没有产生之前的历史文化线索。其预想不到的学术收获是，通过对距今4000年之际的大量玉礼器情况的新知识，我们如今能够带着几分自信的底气，去重申孔圣人说过的一句话：“夏礼，吾能言之。文献不足徵。”假如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依然找不到夏代留下的文字材料，那么最接近夏代的文物精品主要就是距今4000年上下的玉礼器情况。这就解释



图2 齐家文化玉琮  
马鸿儒藏品

了为什么一个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会转而去探究玉文化的所以然。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十多年前初次看到红山文化玉器时那种心灵震撼和学术体悟的经历，文学人类学一派学人就不会提出国学更新的方法论“四重证据法”，也不会在最近几年提出重新发现和确认文化大传统的理论目标。

学问不分先后。学玉也是如此。可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年龄上，我比鸿儒大17岁；就学玉的资历而言，鸿儒比我多一倍。我是十年出头，鸿儒从19岁到古玩店当学徒，已有二十多年的经验。当今学院派人士中，因为西化教育之故，罕有精通古玉之人。我们想学会鉴别古玉知识，最好的老师大都是经验丰富的古玩商和民间收藏家。每当我的研究生入学，一般要带他们到京沪两地的古玩城去“实习”，让青年人多少能够亲身感受华夏玉文化的长河如何在西学东渐以后的中国教育制度中“断流”，而在民间的非学院语境中却依然暗流涌动，不绝如缕。不过对学生而言，也常有一种难言的苦衷。当今的造假和仿古玉大行其道，充斥各地市场。初学者根本无法分清李逵和李鬼，如何能够迅速地登堂入室呢？目前看来，有针对性地拜师学艺，仍然是进入此道的不二法门。

鸿儒的收藏集中在临夏当地特产的齐家文化玉器。就规模而言，这是我所见过的齐家玉器的第二大收藏家。其特点是，他的收藏对象不仅是齐家玉器的成品，还兼顾齐家玉器的加工样品即半成品，带有切割痕或钻孔痕迹的玉器以及未加工的玉料。我们在他家看到的玉料，有出土的齐家文化时代的老玉料，也有新收购得到的新玉料。齐家文化先民出于对玉的崇拜和珍惜，常在墓葬中随葬玉器和玉料，哪怕是加工剩余的小片下脚料，都珍视有加。在发掘的青海喇家遗址墓葬中，就出土多种珍藏玉料和下脚料的情况。一般认为齐家



图3 切割后的齐家文化玉料，马鸿儒藏品

玉器的用料以就地取材为主，兼有少量来自西域新疆的和田玉。但是由于缺乏权威的检测报告，目前的认识大都处于经验判断而已。齐家文化先民就地取材的主要玉矿在哪里？鸿儒对此早有调研，他所收藏的大量齐家文化玉料从成色上看应该和马衔山玉矿十分近似。

4月29日，鸿儒带领考察团驱车来到临洮县，攀登以产玉而闻名远近的马衔山（又称马寒山），考察团收获颇丰。

玉器加工的第一条件是选择玉料。卞和的故事早就告诉人们一个道理：“神仙难断寸玉”。就连楚王身边御用的王室玉匠都无法跨越玉石不分的认知困境，更何况一般人。古玉学习的第一课也就聚焦在对各地出产的多种玉料的辨识上。2015年5月21日，也是我们从马衔山归来的第20天，在北京国粹苑的中国收藏家协会举办的“《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探源》新书发布会”上，我向与会者介绍编撰此书的前因后果，并把玉料的辨识功夫比喻为研究玉文化的一张“底牌”。《玉成中国》是我和古方策划的“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会议的论文集，这次会议于2013年6月在陕西榆林召开。会间考察的是与齐家文化玉器最接近的石峁遗址及其玉器。古方给那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是《甘肃马衔山玉矿调查》，这应该是学界第一次正式发表对马衔山玉料的研究成果。古方根据他的目测，提出齐家文化玉器中相当一批的用料来自马衔山，特别是一种黄色玉石，和一种带有黑色色斑的绿色玉石。鸿儒多年来到马衔山收玉，他的当地向导名叫天锁，天锁带着我们从西南坡上山，登上玉矿顶峰处，采得若干玉料标本而归。

从马衔山流淌下来的一条河，蜿蜒十多公里，号称“大璧河”，莫非就是因为出产美玉而得此美名？大璧河直接流向洮河的一个大转弯处，洮河对面的台地就是著名的齐家坪所在，那里正是安特生1924年发现史前陶器而命名齐家文化的地点。

如果说认识到马衔山玉矿的存在和大璧河的运输玉料作用，我们可以依稀地窥测到齐家文化玉器生产的一张“底牌”，那么其研究价值和前景就是可以想见的。我相信马鸿儒这部精彩纷呈的齐家玉器收藏品大书的问世，将为国内

外喜爱和收藏齐家文化玉器的藏友们树立起一个空前的标杆，也让对西部史前文化有学术兴趣的学者们提供一部生动直观的教材。让人们能够直接体会到：儒家“君子温润如玉”成说前一两千年的西部玉器是如何体现出温润之美的。

据鸿儒等当地知情人的说法，大璧河、洮河、广通河，在大雨过后的水流冲击下，总是能够有玉料被冲出来，其中不乏优质的子料。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收藏界的一般认识是，只有新疆和田玉有子料、山料之分。没想到甘肃本地的玉料资源早有子料、山料之分。4000年后的当代尚且能够看到顺着河流而来的子料，那么4000年前的玉器时代又该如何呢？还有，齐家玉器知多少的问题，因为正式考古发掘品数量有限，学界一般难以做出一个准确判断。现在看来，祁连山系和昆仑山系都出产透闪石玉。有马衔山和肃北新发现的马鬃山这样两大透闪石玉矿存在，两地连起来接近一千公里的地带，形成当地广大而充足的玉料资源区。齐家文化有此作为物质保证，其玉器生产的数量规模一定大大超过在它之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也超过在它之后的商周文化。因为就地求取玉材的便利条件，齐家文化玉器在中国玉文化史的前半段占据着数量上首屈一指的地位。

4月30日离开马衔山，抵达兰州。5月1日到甘肃省博物馆会见王裕昌先生，他主持的一个项目是汇集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的馆藏齐家文化玉器，出版图册。访谈中得知，目前的采样玉器达到548件。我想这部书和马鸿儒的书能够同时在2015年问世，这将会迎来一个转折点，大大改善目前齐家文化玉器研究缺乏可考资料的窘困现状，提升对齐家文化的整体认识水平。自20世纪20年代齐家文化被发现至今，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尚没有一部能够让人满意的齐家玉器图册，这毕竟是一件令收藏界和学术界极为遗憾的事。希望这两部书的出版能引出更多的资深收藏家，将视同自己生命的古玉藏品公之于世。

在史前期的西北高原雄踞五六百年，却没有留下一个姓名的齐家文化先民们地下有知，足以告慰其在天之灵也。是为序。

二〇一五年五月一日草于兰州嘉峪宾馆

五月二十八日修改于上海交大

## 序 二

易 华<sup>①</sup>

齐家玉器长期被忽视。2013年中华玉文化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张忠培精心谋划在良渚博物馆主办了“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汇集中国境内夏时期玉器精品193件（组），首次系统展示夏代玉器。朱乃诚以“时代巅峰 冰山一角”为题进行解说，重点介绍了二里头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西朱封龙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指出璋是夏代文化的标志，玉璋的分布大致可以反映夏文化影响范围，而二里头文化的璋、玉戈、玉圭可以追溯到陶寺文化。令人遗憾的是此次展览却完全忽略了齐家文化玉器。

值得庆幸的是最近邓淑苹发表了长篇论文《万邦玉帛》，以齐家玉器为中心探讨夏王朝的文化底蕴。她对国内外玉器有系统观察和思考，1993年就提出了“华西系统玉器”的概念，认为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和月亮湾文化玉器大同小异，夏商周三代主要承袭华西玉器传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玉刀、牙璋，明显属华西风格，夏代起玉戈成为重要的标示身份的瑞器，商周时流行的扇形璜也明显属于华西系。

其实，1989年杨伯达就对甘肃齐家文化玉器进行过鉴定，指出山东龙山、陕西龙山以及甘肃齐家“三支玉文化先后在中国的东部、北部及西部分别进入了自己的高峰期，遥相辉映，像三把火炬似的照亮通向文明时代的殿堂”。不约而同，闻广通过对海内外玉器综合比较研究后指出齐家玉器是继红山、良渚玉器之后中国大陆史前第三个玉文化高峰。他们分别从纵横两方面充分肯定了齐家玉器的历史地位。

夏鼐先生晚年完成并发表了两篇玉文化研究杰作，指出全世界有三个地方

---

① 易华，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以玉器工艺闻名，中国最为源远流长。玉器是中国独特的艺术品，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象征。费孝通先生从世界文化多样性着眼，强调东方文化的核心载体是玉；晚年倡导召开玉文化研讨会，出版《玉魂国魄》，推动了玉文化研究。

继承先辈未竟事业，最近十来年叶舒宪致力于中华民族形成的神话学研究，提倡四重证据法，将民间收藏亦列入研究范围，提出了玉教概念。《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文明》有专章论述玉器时代齐家古国文化，探讨了齐家玉器和华夏之关联。《夷夏先后说》亦讨论了齐家文化作为夏文化的可能性。我亦提倡四通：一是东西通，齐家文化是东西文化互动的结晶；二是古今通，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三是学科通，多学科研究才能解开华夏文明起源或形成之谜；四是官民通，官方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文物十分有限，大量精美文物在民间或流落海外，两者互补才能阐明古代文化传承的全貌。有众多民间人士为抢救文物呕心沥血，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和遗址，迫切需要官方与民间共同努力。

齐家玉文化是夏代玉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一般认为红山玉文化影响到了良渚，凌家滩是中间环节；良渚玉文化影响到了齐家，陶寺、石峁是中间环节。红山玉器的主要形制在中原延续的不多，良渚玉器在中原得到的继承也很少，而齐家文化玉器大部分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尚书·顾命》云：“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闻广指出红山、良渚和齐家玉可能分别是所说的“夷玉”、“越玉”和“大玉”。夏有“大”意，大玉即夏玉。红山、良渚还没有出土超过50厘米的玉器，“大玉”确实源自齐家文化或华西系。齐家文化不仅集新石器时代玉文化之大成，又开启了三代玉文化之先河。璧琮组合源自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刀戈组合和圭璋组合始于青铜时代。

齐家玉器考古发掘品和政府博物馆藏品不足千件，民间或海外藏品估计有上万件。许多大器流传海外，不少重器在民间，传世精品大都收藏在两个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参照研究才能见大象。

十墓九空，大量齐家玉器正在国内外流散。国宝在民间，民间有高手。中国的考古学家异常忙碌：不是忙于应付基建就是穷于对付盗墓。基建和盗墓牵着考古走，真正的考古学家似乎没有时间来研究玉器，考古出土玉器也难以反映齐家玉器全貌。民间流传的齐家玉器异常丰富。私人收藏琳琅满目，博物馆一般只有可数的几件。怎么样让民间收藏玉器恢复历史文化坐标，回归原来语境，是现实难题。流散的齐家玉器如何才能归位？四管齐下才能奠定齐家玉器谱系研究的基础。

首先，古方主编出版了《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叶茂林分册主编第十五卷收录了齐家文化器百余件，可以作为研究基础，但明显不足以反映齐家文化玉器全貌。

其次，江伊莉与古方合编《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亦收录了近百件齐家风格的玉器，但不能准确归位，多数称之为石峁齐家玉器。

第三，甘肃博物馆王裕昌等编《馆藏齐家玉器》即将出版；由北京、甘肃、青海、宁夏四省市区文物部门通力合作首次举办的“齐家文化玉器展览”即将在北京开幕，标志着齐家玉器大聚会，照例会出版齐家玉器画册，其中会有研究综述和专论。

第四是马鸿儒《齐家玉魂》正好填补了大陆私人收藏齐家玉器专书的空白，私人收藏齐家玉谱的编辑出版是齐家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鸿儒是土生土长的临夏人，对齐家文化有特别的感情，精明聪慧又勤奋刻苦，刚过不惑却已从事收藏二十余年，走遍了临夏山山水水，用心收集齐家玉器，有意保护家国文物。现从上千件齐家玉料玉器中精选了700余件，特请民间齐家玉器鉴定高手杨江南等人协助挑选并撰写说明，又请职业文物摄影师庞雷精心拍摄，编辑成书。我翻阅清样并观摩实物而知：此书可与上述三书鼎足而立，相互补正！

大量齐家玉器流散到了海外：很难确定其出土地点。马鸿儒的玉器收藏集中在本地（临夏）齐家玉，其大致出土地点可锁定在齐家文化分布区。琮、璧、璜等齐家文化常见玉器与其他书基本相同，表明马氏收藏大致靠谱。本书

最大特点是收集了大量圭，为圭璋制度的起源和流行提供了新线索。《禹贡》结语云：“东渐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齐家文化分布区确有玄圭存在。《水经注》：“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于斯水上。”洮水即今甘肃洮河，洮河附近马寒山产黑色玉和其他各色玉材。私人收藏品离开了原始语境，不可能保证每一件都准确可信。一旦被正式考古发现证实，此书将价值倍增。

公私齐家玉谱初编几乎同时出版，恰逢“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会议在甘肃广河召开，标志着今年是齐家文化研究的真正元年。我们期待各种齐家玉器谱系书籍陆续出版，如《齐家璧琮谱》、《齐家璧芯谱》、《齐家杖首谱》，希望齐家文化遗址发现和命名百年之际见到真正的《齐家玉谱》，不仅使大众对齐家玉器有全面系统的认识，而且能真正明确齐家文化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祝贺《齐家玉魂》出版，期待《齐家玉谱》问世！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四日

## 前　　言

生我养我的家乡——临夏，是历史悠久、多民族共居的吉祥之地，是远古人类生息繁衍地之一，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居住生活，两千年前秦汉王朝在临夏地域设县、置州、建郡。临夏古称枹罕，后改称河州，导河，是沟通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地带，是丝绸之路南道之要冲，唐蕃古道之重镇，享有“河湟雄镇”之美誉。

临夏是远古时期古生物繁衍生息的乐园，拥有六项世界之最的和政古生物化石博物馆，藏品有6000余件。永靖恐龙足印化石群，形成于一亿七千万年前，其规模之大、种类之多，令世界瞩目。

临夏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是中国史前文化遗存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以精美绝伦的马家窑彩陶文化为代表的各类史前文化遗址星罗棋布，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彩陶王”，就出土于临夏州积石山县。临夏是大禹治水的源头，大禹“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这积石便是现在的甘肃临夏州和青海交界的积石山。

1914年，世界著名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勇于探索的瑞典人安特生先生受聘于中国北洋政府，以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国探险考察之旅，之后数年间，他在中国一系列令人激动的考古发现接踵而至。1924年，安特生先生和他的考察团在甘肃省发掘灰嘴遗址、辛店遗址之后，在临夏州广河县发现了齐家坪遗址，而以此地名将其命名为齐家文化。每一位热心研究史前文化的中国人，应该感谢瑞典人安特生先生，他是中国考古学创世纪的拓荒者。他的勇于探索，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为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为世人指出了研究齐家文化的道路，从而使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齐家文明逐渐褪去了神秘的面纱。从安特生先生发现齐家文化到现在，九十年过去了，但是国人却对齐家文化知之甚少。与安特生先生相

比，我们对自身先民历史的探索精神远不及一个外国人，每想至此，惭愧无比。

根据考古学碳十四测年数据，齐家文化的年代应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630年前后，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王朝、商早期。齐家文化目前已发现遗址1100多处，主要分布范围东起泾水、渭河流域，西至湟水流城及青海宗日，南抵白龙江流域，北达内蒙古阿拉善右旗，也就是甘肃大部、青海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和内蒙古西南部的广大地区，面积达几十万平方公里，其分布中心区域为甘肃中部、西南部和青海东部。

在四千多年前，齐家玉文化犹如璀璨的明珠，在广阔的黄土高原上，给后人留下了绚丽夺目的文化财富，至今令人惊叹不已！通过识别齐家玉器，你会发现齐家先民凭借他们的慧眼，就近取材，所用玉料为著名的马衔山玉、武山鸳鸯玉、祁连山玉、青海昆仑玉以及各地似玉似石的料材。齐家先民深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理，选取了各地美玉加工制作齐家玉器，流传至今，令人刮目相看。更让人称道的是，他们特别善于发现美，加工制作器物时，并不仅仅局限在美玉方面，而是材质品种丰富多样，如选用绿松石、天河石、玛瑙、石英石、海绵化石、珊瑚虫化石等，以尽其所能装饰美化着他们的生活，并开阔着我们的眼界。齐家玉器不乏有和田玉制品，推测其来源，或许为寻玉而至和田，或许古人以玉交流的范围超出我们的想象。齐家先民以他们的勤劳、智慧、高超的治玉技艺，开启了令世人瞩目的玉器时代。

在中国悠久灿烂的古玉历史中，相比较而言，唯有齐家玉存世量最大，品种最多。从清宫帝王所收藏，到海内外博物馆的展品及私人收藏，根据众多的齐家文化遗址及现存的齐家玉料，可以判断当时齐家先民生活在一个玉文化氛围相当浓厚的时代。齐家玉器种类繁多，可分为礼器、祭器、工具、兵器、饰品、随葬品等，而每一类又有着多个品种，至今还没有研究定论。更有特殊类型，因为其造型不同于平常种类，用途更无法知晓，无法定名，只有称之为不知名器，或者称为异形器。而从某种意义来讲，此类器物就是孤品，更为珍贵。从现存的玉器分析，齐家先民对玉极其推崇，也可以说，玉和齐家先民生

活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形成了无玉不成礼仪、无玉不显身份、无玉不葬的生活习俗。

齐家玉器制作风格极具特色，选料广泛，形成了独特的治玉理念，器物绝大多数素面无工。偶尔出现带工器物，也仅是粗细不等的平行阴刻纹饰，线条极其规整，技艺娴熟，浑然天成。齐家玉器极少有弦纹工艺，仅仅出现在琮、圭、璋、刀等器物上，极有可能属于齐家文化晚期。从器型来研究齐家时代对玉器的审美观念，古朴典雅、简洁大方是其主要特征。绝大部分器物在形体上不追求规整，器身平面薄厚不匀，很多器物在正面或背面或侧面留有切割痕，并不加以修饰，似乎以此特征为荣耀。

齐家玉器既有大件成型器，也有方寸间小件美玉，但均制作古朴，韵味十足。大件如璧、琮、璋、刀等。我曾辨识过一件特大璧，被敲打成碎片，残件直径为38厘米，可惜齐家先民专以特大璧敲碎入葬，空留破碎的遗憾。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齐家文化四孔玉刀，长约50多厘米，宽约8厘米。以上两件器物足以证明齐家先民的解玉技巧炉火纯青。在我收藏的齐家文化老玉料中，有当时的玉工切割后的料体及一片片极薄的玉片，玉片最薄处只有0.02厘米，甚至还有更薄的玉片，如果放在书页上，透光的玉片下赫然显示清晰的字迹。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齐家先民治玉技艺如此之高，为何却不肯在成型器上多加以纹饰，虽偶尔出现带工现象，但也仅仅寥寥几刀。由此可见，齐家先民对玉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那就是他们以素为美，以简为尚，以拙为韵，崇尚多色玉质。

研究齐家文化玉器的璧、刀、铲等器物上的钻孔方法，可以发现其钻孔工艺十分先进。很多钻孔一次成型，一气呵成，极其完美，为玉器本身增添亮丽，画龙点睛，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从钻孔痕迹来判断，只有用强力及高速运转的钻孔方式，方能留下如此干净利索的孔道旋转痕，以致令今天的仿制者无能为力。

齐家玉器不刻意追求抛光效果，而是以解料时已形成的表面光泽，作为成型器表面温文尔雅的光泽特色，素到极致。虽有极少数经过抛光的玉器，但从